

父亲的“流动书摊”

□刘广才

20世纪80年代,鲁西南农村还是相对比较贫困落后的地方,家庭经济都十分拮据。而当年我们家的生活状况,也是当时农村家庭的缩影之一。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日常收入全靠在地里种植庄稼来换取。一家老小能够勉强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,基本没有剩余的钱供孩子们上学。但我的父母亲却认准了一条道走到黑,就算吃糠咽菜、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六兄妹上学。

农闲时节,父母亲也经常做些小生意补贴家用,做得最长久的就数父亲摆的“流动书摊”了。

父亲高小毕业,能简单识文断字,看得懂文字,分得清门类,这也是他选择从事这项“业余生意”的最初想法。恰逢当时菏泽夹斜路上有一个图书批发市场,生意十分火爆,各类图书可以发货到全国各地,也有地利之便,所以父亲就选择摆个“流动书摊”,以补贴家用。

摆书摊的首个地点,选择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大西北——甘肃兰州市,不是因为大城市的繁华,而是因为家族的二叔在兰州某工厂里上班,能够为父亲找到一个免费睡觉休息的地方,可以省去一笔日常开销。父亲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,骑着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,车上装着几箱摆放齐整的书籍出发,他要去找一个人流量相对较大的地方,支好自己的书摊,等候着有缘读书人的挑选与购买,以便于利用微薄的利润来供养



父亲的拐杖

□苏兆会

小时候,每每跟着父亲下地干活,我总会拉着他的手说:“爸,我就做您的拐杖吧,牵着您在前面带路。”

“好啊!”父亲一笑,攥住我的手,跟着我一起跑。结果呢?本来是想着我给他带路,却总是被他牵着手,在前面带着我跑,成了我的引路人。

我累得气喘吁吁,他却笑得前仰后合,逗我道:“不服输,再来呀!”

我蹲在地上一边喘着气,一边直摇头:“今天不敢了,服啦!”

父亲,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一如我的天,我的地,我心目中的一轮耀眼的太阳。

那时的父亲,力大如牛,干起活来不要命。一把锄头,或是一把铁锹,每天总是拎在手中,不离左右,俨然他手中的一根拐杖,构筑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。

烈日下,父亲在田野里挥汗如雨。枯燥的蝉声,使他在烈日下,显得更加憔悴。一把锄头,在他的手中挥动自如,摇曳成行。忙中田头小憩,父亲拿锄头做枕,支撑出一个惬意的平衡。饮上半瓶老酒,醉躺成一条蚯蚓,父亲也不会忘记,酣畅中与

远在家乡的亲人和孩子们。火车站、汽车站、小区门口、公厕旁边,每逢农闲时节,父亲就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如此雷同、繁琐无味日子,无论严寒酷暑,无论风霜雨雪,他始终不辞辛苦,不知疲倦。

我和姐姐也曾经按照父亲列举的图书清单,去夹斜路图书批发市场上帮助父亲选过书、进过货,对部分书名还记忆深刻: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聊斋志异》《红与黑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日瓦戈医生》等,以及一些励志情感类、人物传记类、娱乐休闲类的图书。当我把打好包裹的图书往火车站货运处搬运时,才真正体会到父亲每日的辛劳与不易,看似不太大的一个图书包裹竟然那么沉重。我不由得想起,父亲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城市里,每天是怎么将图书搬进搬出、摆摊收摊的呢?我仿佛能看到在一个个陡坡上,父亲正佝偻着单薄的身躯,用力推着装满图书的三轮车艰难地、一步一步地吃力挪行。每每念及此,顿时就泪眼婆娑了。据父亲讲,他的“流动书摊”还去过兰州市周边的几个县城及城市,比如永登县、皋兰县、白银市等

,每到一个地方,父亲都会把图书分门别类摆放整齐,规规矩矩,纤尘不染,默默等候着图书购买者的来临挑选。

如今,我家的书橱内还保存有全套四本30年前的“四大名著”,这套“旧书”,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,也是父亲留传给刘姓家族的书香家风。现在想来,父亲当初摆设“流动书摊”的本意是为了赚钱补贴家用,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孩子们心底播下刻苦读书、书香传承的种子吧!

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,在书香熏陶下,我们兄妹六人的学历也从大姐的中专,到小妹的硕士研究生,学历是越来越高,专业能力也越来越强。兄妹六人之间,你追我赶,努力工作,都不敢有



重重地摔倒了两次后,才不再吱声了。我们更多的时候,是看到母亲在一旁搀扶着父亲,不离不弃的身影:洗脸、吃饭、上厕所、下地干活……父亲有时莫名地发起火来,可能是嫌母亲搀扶得不好,母亲便总是望着他笑笑,父亲似乎感到不好意思,低头不再言语了。

生活的变故,让父亲开始感觉到每天的日子,再也离不开母亲的搀扶了。母亲,俨然成了他身边的一根拐杖,支撑着他生活中的全部,也支撑着他的精神和希望。

母亲开始到处跑着找医生,路途近的便搀扶着父亲步行去。远些的地方,便用地排车拉着父亲去。那时的医疗条件极差,针灸、拔罐都没有,至多就是吃些中草药、打些小针、用炒过的细沙土烘烤……母亲记住了一位老中医说过的话:刚患上这种病,早治疗,能根除。母亲啥单方都用过了,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父亲的双腿关节痛症,最终竟痊愈了,真是奇迹。

父亲笑着对母亲道:“真没想到,俺这双腿还能站起来,全

丝毫懈怠,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成就了一番事业,也成为一个个对家庭、对社会、对国家有用的普通劳动者。

如今,父母亲都已经七十多岁了,身体也依然健朗,感谢两位老人对家族的付出,也祝福两位老人寿比南山!

巍峨的山顶
覆盖了白雪
藏青色的衬衣
掩不住晒黑的皮肤
岁月的刀
在额头刻下沟沟壑壑
凝望的眼神
目送游子去远行

父亲把收割的芝麻
摘去青黄的叶子
扎成几个小捆
放在木窗棂上
让阳光照耀

芝麻荚渐渐开裂
父亲就开始采集
一张粗布床单铺在地上
把一捆芝麻棵倒转来
用一个小烧火棍轻轻敲打
白玉芝麻落下来
多得数不清个数
最后集合到一块儿
又少得可怜

这种打法
在我的屁股上偶尔有过
如今,我灵魂里的芝麻
纷纷飘落
只是父亲看不到了

是你这根拐杖
的功劳呀!”
母亲打趣道:“俺这根拐杖不算啥,你才是家里最需要的拐杖啊!你要是倒下,站不起来了,还拿啥为家里遮风挡雨?”

母亲去世后,父亲的背脊,明显地变得弯曲了。生活中扶持着他一路走来,那根生命的拐杖,突然间倒下了,怎不令他伤心难过,耿耿于怀。那段日子里,他每天都是独坐在一个地方,面色忧郁,不说一句话。多少次,他一个人拄着爷爷留下的那根枣木拐杖,独自来到田间地头,泪眼婆娑,静静地朝着田野里张望。手中的拐杖,不停地在地上划拉着什么。

真情无言,大爱无声,父亲就是这样,把对母亲的一腔怀念,把对我们深沉的爱,总

是永远地埋藏在心底,从不对我们说出来的。

父亲老了,太需要我们的搀扶了。不仅仅有身体上的,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。

我不就是父亲的一根拐杖吗?少时,只知道用嘴说;现在,才懂得了用心去做。

我究竟做到了多少?我这根拐杖,合格吗?

父亲老了,太需要我们的搀扶了。不仅仅有身体上的,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。

我不就是父亲的一根拐杖吗?少时,只知道用嘴说;现在,才懂得了用心去做。

我究竟做到了多少?我这根拐杖,合格吗?

致父亲(外二首)

□张春生

久居乡间的父亲
偶尔像一道闪电
划破梦的夜空
而孤独的父亲
更像一棵树
守候在村口
为春风开花
为秋月结果

父亲的脊梁

一棵大树
撑起一片蓝天
温暖一个鸟巢

一张硬弓
弯下去的是力量
射出去的是希望

父亲的脊梁
我一生无法解读
弯弯的永恒

脊梁拱成一抔坟塋
墓草青青
绿着爱

父亲老了,太需要我们的搀扶了。不仅仅有身体上的,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。

我不就是父亲的一根拐杖吗?少时,只知道用嘴说;现在,才懂得了用心去做。

我究竟做到了多少?我这根拐杖,合格吗?

父亲的魔术

□酆鸿

道具,家后父亲亲手栽的那棵歪脖柳树

米、面、油、盐醋,刨子一推徐徐迭出

墨线一拉,弹出土坯墙、大金鹿,最后奏出我的毕业证书

斧头一抛,西北地不见了父亲的踪迹老柳桩上,我成了又一棵柳树

父亲老了,太需要我们的搀扶了。不仅仅有身体上的,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。

我不就是父亲的一根拐杖吗?少时,只知道用嘴说;现在,才懂得了用心去做。

我究竟做到了多少?我这根拐杖,合格吗?

父亲老了,太需要我们的搀扶了。不仅仅有身体上的,更多的还有精神上的。

我不就是父亲的一根拐杖吗?少时,只知道用嘴说;现在,才懂得了用心去做。

我究竟做到了多少?我这根拐杖,合格吗?